

韓昌黎全集

冊十

卷一

卷一

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

庸品

欲切屬之

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覲

他典切手

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

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

前緣去聲漢公孫

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

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

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

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

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甚

或有複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

時武元衡張弘靖章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

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
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
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退之以元和中八年守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
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
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

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

聖之姿早處儲副

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
月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

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

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行其所聞
月即位年四十五

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

推功

原大或
作原本

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

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慙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閒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

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
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
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

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

曹參軍武元衡帥四陞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

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

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

制誥拜中書舍人

受恩益大顧己益輕

大或作厚益輕或作愈輕

苟耳目

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

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

咸作盡誠

獨斷不謀獎待踰量

重或作

臣誠見陛下具

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厯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

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

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

元和九年

度為御史中丞

又毗邦憲

刑部侍郎

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

於防虞幾至斃踣

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

三進斷靴荆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氈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

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

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以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高宗登傅

說於版築孟子傳說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

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齊桓起甯戚於飯

牛離騷甯戚之謳歌今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

桓公聞用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

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

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

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
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在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

弘靖韋貫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

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

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

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進止

下同○今按陸公奏議亦可考

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

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

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

為名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為蔡

蔡者龜也今始入賊

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

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
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
至

冬薦官殷侑狀

御或無冬官字公嘗有荅殷侍

疑卽侑也狀薦堪御史太常博士元少
十一年冬作十二年公送其副宗正
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
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
侑果因公之薦而
爲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

城者

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
說云前天德軍防禦卽所謂停使也

委常參

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
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

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婿也公時爲右庶子爲作

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

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

或作修

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

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

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

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

或作旨

其王用男所

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

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劉又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

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

諛墓中人事物其義所謂

某官某乙

云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

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已薦之鄭

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賓位尚有闕員今又以狀相薦於朝謂知賢

不敢不論紹述死又為之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

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

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

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

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起之舉徽自代徽字公蔚章

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

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部舉張正甫

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正月或常參官授

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况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年十月淮西平羣臣

請刻石紀功云伏奉正月十日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

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

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

石烈士者因什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

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

非以收復淮西或以或作已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

下爲將來法式

或無復字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允其志

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

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

中謝涉旬或竊作旬涉竊

珍做宋版印

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
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
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
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
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
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號或作纂經上或有正字列之
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
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
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或無
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惟或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
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
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

詞學之英所在麻列

麻或作方從閣杭苑李謝本

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

舊本定從麻字外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為可怪然幸

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無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

便廢麻而直作成本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為是

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為無功但不當便以為是

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考耳今以無本亦儒宗文

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為森云

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官或中內之

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

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或作

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

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

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

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

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二十三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